



半只月饼

■颜行

真想放缓匆匆奔走的脚步，让一直伴我而行的月亮，多些时间留恋新城静美的夜空。举头凝望中秋的月亮，依旧是曾经在我最困苦无助之时，满怀期许、不离不弃的那轮皓月！

1989年暮春，20岁的我几经辗转，来到定海晓峰岭山上的塑料厂，暂时做机修工，厂里有三四十号人，男工不过八九位，多数是年轻姑娘，近一大半住厂里集体寝室。

勤快的我，人缘好。大沙的“娣”每次回家返厂，带来吃的都会偷偷塞给我；住山下的“琴”整整三月，边学边织，织了件兔毛衫送我，可我真的不喜欢；有时忙修机器错过饭点，默默给我留饭菜、常帮我洗衣被的“娟”……最亲的是食堂里每餐多打半勺饭菜给我、嘴里整日叨着烟屁股的老贺伯。

清早在厂角苦枋树下打沙袋，发泄郁闷和过多的精力；夜里在山顶草地上怀抱吉他，望月亮，数星星，伴着山风，合着虫鸣，自弹自唱打发时间。内心孤独而隐忍的日子蛰伏了一年，正打算离开时，厂里招工了，报名处来了好多年轻的女孩子，其中有位披肩乌黑直长发、闪一双大眼睛、模样纯纯的女孩，我看一眼，脸就红了。

傍晚时分，厂长派我去女寝室修电灯。幸运的是，这女孩正好住这间，她主动帮我扶梯子，修好后说了声“谢谢”，我回了声“分内事”，这是我们认识的第一句对白。

第二天，特意叫“兄弟”把我在山下小店赊的账全结清，粉红印花衬衫、白色包臀裤及红色坡跟拖鞋、尖头皮鞋都送人了。重新穿上回力白球鞋、蓝色海军水手裤、白色套头衫，把齐秦式菊花头标志的长发剪了，理了个吴奇隆式干净利索的短发。

几个月相处后，我和女孩自然而然地成了恋人，缘分啊！

那年中秋节至，工友们都回家了，我有家难回，女孩决意留下来陪我。

天刚擦黑，我俩一起下山徒步去定海城里，到一百食品店买月饼。我看见店里玻璃柜台内摆放着各式月饼，其中一只两三厘米厚、直径8厘米左右，表面雕刻着衣袂飘飘、提蓝携兔、飞奔向月的嫦娥图案，油亮黄灿灿的月饼吸引了我。当我凑近，清晰地看到3元6角5分一只的价格牌时，大惊，这也太贵了吧？我整月工资连加班费共110元，囊中羞涩啊！

刚想拉起女孩离开，售货阿姨指着另一边月饼说“那些便宜”。女孩已感觉到了我的困惑，马上笑着对阿姨

说，就买这只月饼，并掏钱付了。阿姨把月饼小心放进一只印有“杏花楼”字样的精美礼盒里，扎上精致的带子递给我，看了看女孩，用一种替我高兴又带着母性柔和的目光瞥了我一眼，让我感到一丝久违的温情。

来回走了两小时多，当我又站在晓峰岭山巅上，眺望远处解放路那排昏黄的时明时暗的路灯，似天上银河依稀闪烁的星星；万家灯火的定海城，恍若浮在夜色里的海市蜃楼，目所及而心不可及，虚渺得没有我一席容身之地！抬头望月，又低头惶恐地瞅一眼身旁的女孩，她能否做我的新娘？

女孩去寝室搬来一根方凳，放在老天福寺破败不堪的大殿门口石阶上，解开包装带子，把月饼从盒中取出，纸盒放凳子上，月饼放在盒子上，无香烛可点，就这样供奉着。我俩一起跪下，朝着没有菩萨像的殿内拜了三拜，各自默默地祈祷着。

然后，我俩并肩坐在石阶上，无声地靠在一起。许久，月饼的芳香勾起我的饥饿感，拿起月饼掰开，半只给女孩，半只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两三口咕噜全吞进肚子里。女孩只咬了一小口，抿着嘴，眯着那双大眼睛，轻轻地摇着头，山风拂乱了秀发，遮不住她写满快乐的脸庞，萌萌的恰似刚从云朵背后钻出来的那轮白月亮。

当女孩睁开眼睛，看见我吃没了，掰了一半给我，说她吃不了这么多。我学着她的样子咬了一小口，抿着嘴慢慢地嚼，这才品出月饼香甜的味道。

吃完月饼，女孩攥着我的手轻轻告诉我，真的太好吃了，这样的月饼，她能吃下一整只。我诧异地说不出话，然后醒悟，用力握紧她的手。那年她20岁。

时光荏苒……

四年后，月光下跟我说能吃下整只月饼的那个女孩，如愿成了我的新娘。岁月流转，如今已当奶奶了。看孙子摇头晃脑背诵《滕王阁序》的模样，眉眼神态一如儿时的儿子，圆圆的脑袋，大大的眼睛，稚嫩的脸庞上嵌着一对浅浅的酒窝。

晓峰岭山上的天福寺修建一新，殿堂辉煌，佛像庄严，香客常年络绎不绝。我与妻随性回山上拜拜，奉上一份香火，去那里捡拾曾经的青春印记，月饼香甜一如从前，定海古城更具魅力。

那些在记忆深处曾经朝夕相伴的工友们，而今安在哉？

那轮圆圆的月亮在我心中，依然皎洁，予我温暖，予我希望！

买月饼

□安然

中秋传统佳节来临，当地的习俗是买些月饼，在中秋节夜晚，一家人开心地围在一起，一边吃着圆圆的甜甜的月饼，一边赏着铜镜般的月亮。

随着节日临近，月饼的销售量开始大起来。广式月饼皮薄、松软、香甜、馅足；苏式月饼，饼皮疏松，馅料有五仁、豆沙等，甜度高。但是，近些年最让人青睐的还是当地糕饼店现做现卖的月饼。

沈家门一小对面弄堂内的健民糕饼店，是一家老字号的糕饼店，以做月饼驰名，基本是传统口味的月饼，有百果馅、芝麻馅、豆沙馅、黄豆馅、海苔馅等。农历七月下旬开始，健民糕饼店的月饼销量就逐日增加，买月饼需要排队，从店门口排到东河菜场，从清晨排到夜晚。八月初一中午，我去东河菜场买菜，路过健民店，看到50多人顶着炽热的阳光，排着队购买现做的月饼。

苏轼有诗句写中秋月饼：“小饼如嚼月，中有酥与饴。”离中秋节还有一星期，买现做月饼排队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我和老伴商议得提早购买。

那天早饭后，我俩从东港坐上公交车去沈家门东河，车上也有几个老年人是专门去买月饼的，于是一路上谈论着中秋吃月饼的故事。

一位70岁的大娘说：“小时候，家里贫困，能吃到月饼是件很幸福的事。”她自我介绍说是虾峙西白莲人，因西白莲被开发了，于是在东港买了房子。大娘很健谈，接着回忆，1968年的中秋节，吃过晚饭，一家8口人围坐在一起，准备吃月饼赏月。父亲搬来小方桌，放在院子中央。兄弟姐妹四个人早早地搬来小凳子围坐在一起，等待吃月饼。捕鱼的父亲从包袱里取出一包用旧报纸裹着的东西。抖开报纸，一个浸透了油渍的粗糙的黄表纸包呈现在眼前，扯掉淡黄的草纸，4个大小相同的月饼露了出来，圆圆的，厚厚的，有酒瓶底那么大。父亲用准备好的小刀，在月饼上横划了一下，把一个月饼均分成两半。当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拿起月饼要往嘴里塞时，却被父亲叫住了。父亲说：“别急，先给祖父和祖母吃！”祖母笑着说：“一年到头只吃这么一小块，我们不吃了，让给孩子们多吃一块吧。”月饼馅甜甜的，还拌有红丝绿丝，让人回味。那一次，四个兄弟姐妹每人吃了一个月饼，可是祖父母、父母亲却没有吃。“现在回想起来啊，做儿女的我们惭愧，太惭愧了。”大娘感慨。

司机说：“东河站到了！”我们下了车，快步来到健民店，买月饼的队伍已经排得长长的，我估摸着已排到一百多位了。我与老伴轮换站队。近些天，天气还算凉爽。大家有秩序地排着队，也不急躁，似乎习惯了这个场面。买到月饼的人，乐呵呵地提着大包小包，走出人群。好多人一手提着包，一手拿着月饼往嘴里塞，边吃边夸：“好吃，刚做出的月饼是好吃。”

我站了半个钟头，腿酸了，让给了老伴站。想看看热闹，于是凑到健民店门口往里张望，只见店内热气腾腾，一盘一盘的各種月饼从烘焙箱内取出来，香味扑鼻。

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叔叔，你们也来买月饼吗？”我回头一看，是隔壁邻居小李，她排着队也在买月饼，已排在第四位。她亲切地说：“你们老人家别排队了，我来买，喜欢吃哪种月饼？”我说了几个想吃的口味。

过了一刻钟，小李提着两包月饼兴冲冲地来到我俩面前：“叔叔，阿姨，月饼来了。”边说边将一大包沉甸甸的月饼递给了我。老伴问小李多少钱，小李摆摆手，说月饼就送给我俩过中秋节。我俩感到极不好意思，连声道谢。

回到家中，我急忙打开包，发现有各种口味的月饼，热乎乎的。拿出了一个黑芝麻馅月饼，咬了一口，满口黑芝麻香味，味道好极了。老伴品尝了百果馅月饼，也夸味道独特好吃。余下的月饼，我们想留到中秋节再品尝。

月饼不仅仅是一种美食，还是一种文化。无论是品味月饼的人，还是制作月饼的人，我们都享受着这份传统美食所带来的情感共鸣。